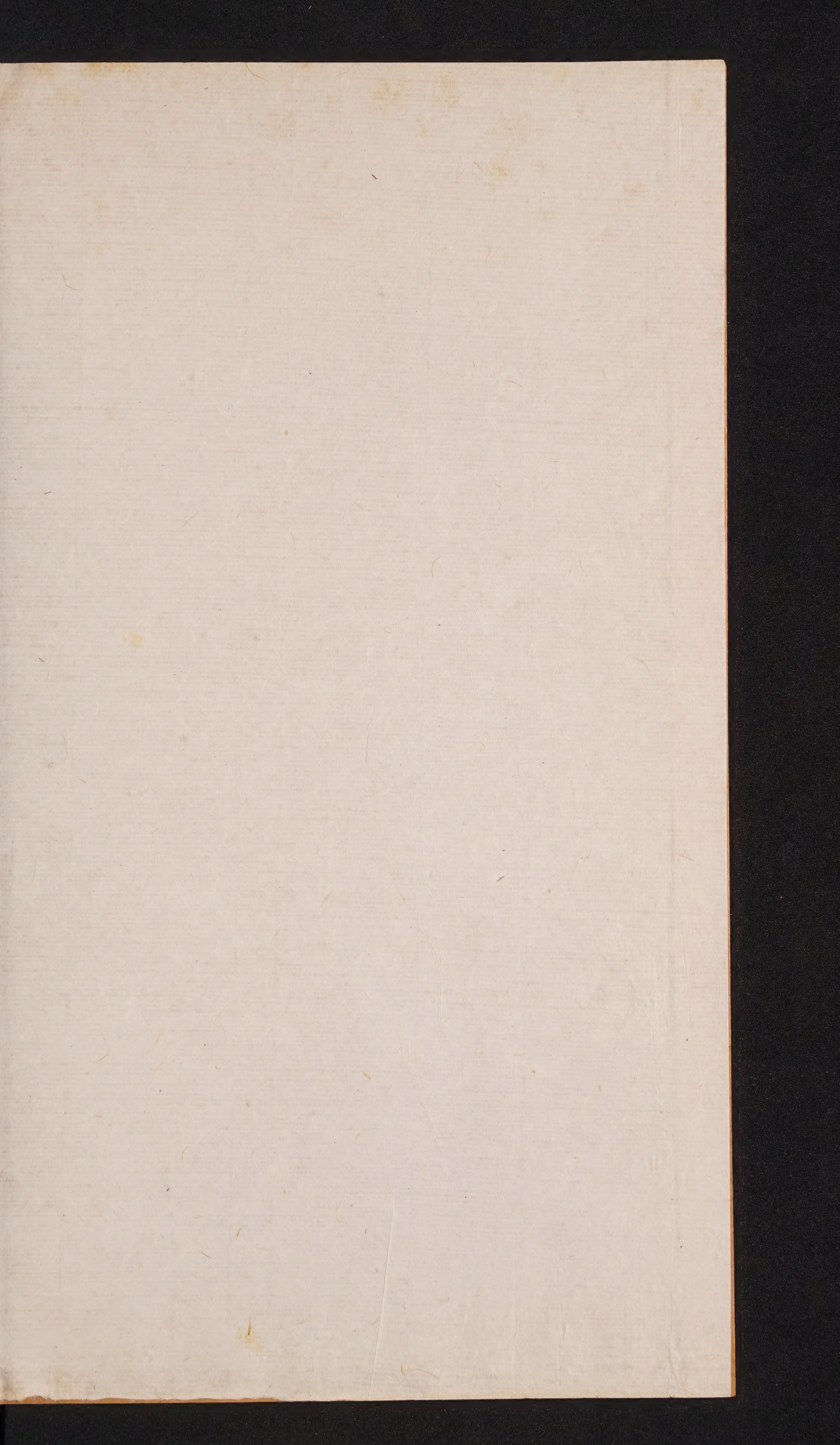








拙史序

大凡立論者吉凶與民同患始不累神明之德何也矯其所異者多自立于憂患之外曾未設身處地故不顧是非得失逞其說無可逞而後止立論彌高其識彌下德非

不神明也可以英雄欺人自汝暗焉亦所甘也生死之際有同患焉是非得失之故不敢致古人皆成死局而使我之論獨有生氣也病中抽史所以精于論也史有三長識似居要横才絶學而或匠心以

逞爲識者所笑語曰文士多史才少正以寡識也不獨寡識不與神明之德同相照亦未與民同吉凶也彼資治通鑑成而讀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况今之人好語吉凶而自以爲無患者乎漢人七發

謂煩屯之疾可要言玅道詋而去也亦吉凶同患之言也

仙臞何偉然題

廣快書卷二十六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延陵吳從先寧野訂

病中抽史　鄧子垣元本　附反絶交論

宣王欲殺杜伯左儒爭之不許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此言非也君與友可較曲直乎哉至曰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則尤懟矣爲左儒者當云

臣非敢蔽友也以伯無罪而王誅之懼傷明主之義故爲友正所以爲君也庶幾王悟而原杜伯乎

莊子曰人固可與微言乎魏文侯問相於李克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貪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相此所謂微言之者也使後人處此即此語必恐致恨於翟璜庸敢顯言相魏成乎然克之面折璜

政爲文侯服其心也倘非有翟璜之能屈且當柰何吾以爲直吐告君之語使歸而自思之不隱言不存迹其亦庶乎其可也

趙將趙括而敗漢將李陵而降然括讀父書陵有祖風使兩人當年不用必有爲之寃者

昔趙廣起事曰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始淮陰侯亡漢而東固不知其意欲以何爲也一自追還而竟爲走狗以死乃不悔受蕭何之誤而悔不

用蒯徹之言然信之死兆於王齊齊故酈生所下也攘其功而趣其死爲此計者先誤信矣高帝之定天下以取陳留得入關中以據敖倉得制項籍皆良平所不及而酈生發之其功甚大信顧忍置之死生死而信又王幽冥之中實負此人理固應死信又不悔用徹之言而悔不用徹之言何也

黄老之術大抵不爲物先如子房事漢祖因樊

噲諫始勸去秦宮因欲捐關以東始策用三人因問沙中偶語始請封雍齒因婁敬說始賛都關中因呂后刼始計求四皓俱用此意

人皆知雍齒尚封則紀信愈當封竟不知丁公旣斬則項伯尤可斬

高祖初入關與民約法三章旣盡除秦苛禁矣及觀孝惠四年除挾書律孝文元年除收孥相坐律其二年除誹謗妖言法此豈非始之所除

而定律者更入之乎惠文固寛仁之主然惠時
爲政者曹參也即一事微覷參不得守蕭何之
法明矣

人皆信子房始終爲韓以吾觀之亦以此示義
於天下與高帝之爲義帝發喪等耳觀酈生觀
復立六國後子房遽止之時韓豈遂無復人盖
是時天下事大定韓雖立而終不可爲英雄歟
人亦至此而微露矣

賈生亦何必爲公卿只爲太子家令足矣
鼂錯能知吳楚之决反而不能任討反之責故
袁盎得而譖殺之然曰斬錯以謝七國兵可無
血刃而罷何言之易耶設不罷不當斬盎以謝
錯乎盎之不顧其後殆甚於錯
武帝之思太子非但以一時之宽直是悟起從
前病根蓋木人度厄即祀竈求神之濫觴也所
以千秋言入而方士盡罷

昔人言以孝宣之明魏丙爲相于定國爲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俱不厭衆心夫蓋司隸自裁非成獄也余考當時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然釋之能持法以爭犯蹕盜環之罪而定國不能持法以辨三臣之寃夫非事感主者難爲守乎趙蓋之死相爲攻相故嚴刻人也無所望之楊光祿後吉死而死責不及吉若韓馮翊之死豈亦如道路

死傷識大體者固不問乎
光武微時喜耕稼伯升比于高祖兄仲常非笑之至舂陵子弟目之以謹厚宗室諸婦稱之以柔直帝之大概似盡此矣及觀湖陽公主言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叛吏不敢至門則是天下大俠無如帝者惟其深慮密謀盡斂英雄之氣令人不測所以卒成大業與不然直伯升之續耳。

高祖爲義帝發喪然俎上則願分羹世祖不爲伯升成服然枕邊不禁流涕雖同是外詐而中情迥異

馬伏波以薏苡被讒固可深恨然就使爲將萬里征夷私得外寶亦有何罪當時無有能爲之辨何也

鄧騭惡虞詡使長朝歌梁冀惡張綱使守廣陵後詡卒平甯季綱卒降張嬰害之反成之矣然

亦是二兗伎倆有盡後世權奸不更將以三科
罪詡通盜論綱者幾希矣
史稱黃憲十四荀淑遇之逆旅揖語移日謂憲
曰子吾之師表也初不載淑年意謂淑必長者
及考之止六歲耳
荀彧勸操定河濟謂是將軍之關中河內明以
高光待操也勸操逼帝遷許都明以義帝視天
子也至勸操忍袁紹輒曰劉項又明以劉氏予

曹也更何爭一九錫而云愛人以德乎當由是時操已有殺彧意而彧計取名以死耳子瞻美之伯夷彧能受否乎

三國時幾人稱寡幾人道孤然以視劉虞郎先主亦下一等矣猛士如雲謀臣如雨然以視龐德公司馬德操郎卧龍亦輸一着矣

司馬之簒成於賈充及其内亂竟由充女

世皆嗤王夷甫爲清談而營三窟不知清談郎

晉人之三窟也彼諸人見晉政無章而逝懲詞
黨之禍故詭而匿之以清談自謂藏身甚固然
而竟以毒世且多自中毒者

王敦欲殺周顗戴淵以問導導不答設更有他
問想當亦不答而已全領一時逃誅千古幸矣
哉

桓温晚年入朝近死之䰟原自無能為其陳兵
衛不過以虛聲嚇朝廷而且聊以自固謝太傅

所窺破也顧怀王坦之曰晉祚存亡决於此行而世說至云憚安曠遠遂趣解兵眞小兒語倘温果有簒意而可以區區談笑折其謀耶

秦兵入寇晉將相猶圍棋賭墅此與隋師臨江而陳君臣尚縱酒賦詩者何異小兒輩儌天之幸而豎儒便謂晉有勝筭神安石而儀桓冲不亦悲夫

唐高立武氏議者謂遂良宜諫之早圖也然魏

徵事太宗言無不盡而於巢剌王妃事僅僅諍於將立爲后之時又何以魏徵爲哉

太宗玄宗之禪實逼取之也至肅宗之靈武固非得已而豎儒輒冐以簒名夫流離播遷之際天子何樂而急攘之乎又謂諸臣圖富貴急亦非也苟輔太子以平禍亂富貴亦不失惟是唐之太子從來不足以爲據非定位號則無以繫人心且以太子總征伐進止須請之蜀中昏憒

之玄宗天下恨之久矣請肯用命而爲之恢復故爾時太子旣不得不留自不得不帝況又有傳位之命乎哉

人臣以死命博功名誠可悲憐者也爲之君者用其力而不能保其身忍乎哉郭汾陽之忠貞天性固然然僕固懷恩李懷光其初心豈欲反耶信不及人以致勳臣顛越代宗之自責猶愈於德宗矣李光弼不死亦終必反無疑李晟馬

燧不反微鄴侯亦難免於德宗之世耳

從古婦人淫亂者多矣未有與胡兒溷如楊妃子者也從古宦官嬌貴者多矣未有升國子座如魚朝恩者也

李鄴侯在至德中求去曰臣有五不可留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是固然矣至曰臣功太高迹太奇此語頗似滑稽而不可曉豈自負其帷幄運籌發縱指示克復兩京多

其力耶吾以爲其所謂高且奇者尚未敢言致於此時望肅宗成之耳於是始言及建寧以倸全廣平爲誦黃臺瓜辭以感動上意而安儲之功收於一榻矣廹貞元中復詳述斯事以全順宗又陸宣公所不敢道者卽此二事泌有大功於唐比於留侯事半而功倍之矣

李日月爲朱泚將將軍高重捷與戰於梁山乘勝逐北爲伏兵所淹斬首而去德宗哭之結蒲

爲首以葬之朱泚見其首亦哭之曰忠臣也結
蒲爲身以葬之日月亦戰死城下歸其屍毋不
哭也駡曰國家何負於女而反死巳晩矣嗚呼
豈朱泚之身不反而日月之毋不慈哉
馬燧與李抱貞有隙而單騎造其壘遂釋兵交
懽與拒王武俊李抱貞與王武俊相疑而數騎
詣其營遂約爲兄弟共擊朱滔抱貞之事應祖
馬燧馬燧之好成於李晟

德宗以淮西反故徵涇原兵乃令言一來朱泚遂帝朱泚未滅懷光繼反竭李晟諸軍之力僅僅復西京平河中而淮西之事置不復言譬如以藥攻病而反得奇病後來用藥但解藥毒而已然猶幸不爲漢獻之世也

德宗以一飡飯失士心而朱泚稱帝以一紙詔得人心而王武俊李納田悅不稱王

晉杜預唐韋皐俱名臣而一則數遺朝貴一則

日進天子。

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對策俱能極言時政。尚仕宦不顯。必與劉蕡同傳矣。

李德裕請納維州。而牛僧孺以信却之。實大可異。羊祜之於吳。戍甞以信懷之矣。然規取江南者。即祜也。祖逖之於趙虜。亦以信御之矣。然志清中原者。即逖也。甘陳奮略於郅支。班超伸威於鄯善。烈士尚猶偉之。況復土非開邊之釁。受

降無生事之名惡有棄祖宗之地以求信於夷狄者且受維州唐之利而非德裕之利也斯時苟以維州委悉怛謀而以悉怛謀委德裕吐蕃入寇德裕請兵吾知制可否者僧孺詔進止者僧孺議功罪者僧孺則德裕之爲德裕難矣然德裕惟其力足以辦此事故先遣兵據之而不疑也僧孺之沮謂非明知德裕之能任此而害其功乎至德裕相而追論維州即不欲脩郤自

不能已。

問侯景以河南降梁受之。而議者咎其基禍。悉怛謀以維州降唐不受。而議者譏其失策。豈非皆事後論人乎。曰。使以李德裕叙侯景。侯景未必能反。

史稱杜悰勸宗閔。用德裕爲御史大夫以釋怨。悰往告。德裕驚喜泣下。頗以桓溫欲用殷浩爲尚書令。而浩欣然作書者。胡氏以爲李公豪邁

無是事而悰黨宗閔故爲此語以陋之予謂德裕或有之效郭汾陽之待魚朝恩李西平之交張延賞未可知也

唐之藩鎭是安史之餘孼而僕固懷恩之基禍也然微是藩鎭必不免從天寶元年置十節度使以備邊此亂之所由生也祿山其始作偏而反以戒後人者乎由肅代而降終唐之世唐不能有以大剗藩鎭然亦終唐之世而藩鎭不能

有以大禍唐使懷恩朱泚懷光之時藩鎮中有如三國者數人虓吼其間天下非唐有也顧猶然實叛而名臣也憲武二宗稍稍以法繩之猶能擒元濟伏兩河戮劉稹威三鎮也卒之唐祚盡而起而蹙之者乃不階尺土之仙芝巢温而藩鎮無與也此無他據非有常惴惴焉有不自安之意而又上仰於監軍下假諸偏裨以爲陳乞之地主帥固亦無權所志在於留後輕一舉

動恐併其故穴而失之此其所以閱百餘年而不能爲大患也吾於是而信封建之猶可行也

藩鎮之起失策於上元命郭汾陽定河北而不果行藩鎮之成濫觴於大曆視諸藩將擁強兵而不敢問自建中以後無能爲矣

澶州之變諸將加郭威身者裂黃旗耳至陳橋遂有袍矣此事可謂靑出於藍

昔竇太后嘗爲景帝言千秋萬歲後傳梁王位

竇嬰面折以爲不可宋杜太后遺言以兄終弟及與竇何異然太祖受之趙普且從而議之後事太宗而曰先帝誤也然由後視之則誤爾時不誤也五代事太祖歷歷見之以帝王爲戲久矣曆未有幾二十世未有終三君在位未有周一紀葢得之者至易而據之者甚危宋氏之啓運甫閱朞年而天下之爲國者六爲鎮者二昭義淮南之兵雖戢而其餘尚未可知翊戴勲

臣宿重兵輦下固人人點檢未暇從容置酒而去之也太祖豈遽知其祚有三百二十年之長且位有十七年之久設不幸而未幾厭世貽其子以虛名立見其爲宗訓也邈佶烈可以嗣李柴氏可以嗣郭使弟得之不猶愈於使子失之乎且太祖之謀周鼎必不待宗訓之立當及世宗之存覬其襁褓之子利其身速斃而手取之此昭憲所謂吾兒素有大志者也臨終之命決

非獨由昭憲之意必太祖曾爲此憲戚之故既同普受之而又颺言於衆曰晉王龍行虎步異日必爲太平天子政所以陰消窺伺之隲於衆心未固之時至於天下已安德昭已長而更稱亂命太祖固不忍也爲太宗者不爲餘祭其可不爲宋穆乎要之太祖得天下太宗與普謀居多吾疑無昭憲之命普心必欲奉太宗耳

謂王旦喜得美珠耶此决不然當由會上意難

辭耳吾以爲此極不難當急進劄子云臣伏蒙陛下以尊酒賜臣歸而發之乃珠也臣恐左右誤持以及臣異時陛下若詰問此珠不知所對必有受其責者又恐在廷知之且疑陛下有私於臣臣惶悚不敢冐領謹捧原尊上進兼請誤發之罪

呂夷簡廢郭后逐孔輔道抑范仲淹傾富弼人知惡之至於勸厚葬宸妃人多以爲得體夫爲

人母至死而其子猶不知有是理耶首相不言誰當言耶彼雖恐傷劉氏故不敢言耳不知為劉氏計政須明以告帝使盡人子之心帝非劉氏不立既立其身而又崇其母帝必愈親劉氏矣他日不加罪於劉氏亦因立巳非専爲厚葬也生帝者李立帝者劉又豈待死而後言之一正位固當言之矣不告人主之親使盡孝而托自全之計以爲忠雖曰不奸吾不信也

元豐間吾取二臣焉曰程顥曰鮮于侁顥之言曰新法之行吾黨激成眞大臣之用心也雖司馬光之抗辨不及也侁之言曰新苗之法願取則與眞小臣之盡心也雖鄭俠之會圖弗如也宋氏之興本非有鐵馬金戈之烈也不過祖郭威故智穿窬周鼎其於赤縣猶彈丸耳已又懲前之敝易置鎭帥以弱其兵然十七年間猶用曹彬潘美諸人之力取澤潞平淮南荆蜀漢唐

以次底定一般帥至此意滿極矣太宗繼之覊吳越剪太原乘太原之勝稍以其身嘗契丹不利再嘗之復不利至曹彬李重進等敗岐溝斷謂自今不作此事而反覆之西夏騃騃生事於時李昉宋琪王禹偁之徒莫不以修好為言此宋家天下之定局也景德中契丹來而寇準之長慮不行慶曆中元昊橫而韓范之經畧不展自是西羌北狄士大夫無有口言兵字者神宗

任安石銳意用兵而遼使爭疆反奉以地葢終遼之世宋未有絲毫難遼者而顧藉手方張之女直以收久棄之燕雲縱不先自負約其肯終予我乎

神宗嘗恨漢文不能立法更制所以堅用安石然神宗之質劣於漢文安石之術僻於賈誼宋家之勢弱於西京熈豐舉措宜其敗也

炎紹間爲相者止一李綱能辨事次則趙鼎猶

爲彼善而不可以扶無用之君至於呂頤浩張浚直與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一流人耳頤浩儒夫斤斤挾天子泛海避兵無足責也浚不主和議爲恢復大言而黨潛善抑李綱殺曲端忌岳飛心術如此而又隨用隨敗以痼南遷之命脉其罪浮於王導何待言哉而議者猶或以其子故貫之何耶

宋興以來氣脉柔軟鬱二百年剛勁之氣發於

諸將以爲轉弱爲強之機意謂趁此收拾山河重加整頓規模可勝於前而一庸主坐掣之所謂鉗烏獲之臂非耶

宋世苦遼患假女直手以亡遼而才得燕雲邊思平州後又苦金患假蒙古手以亡金而方得河南遂謀三京坐使敵人窺破伎倆不亡何待汪立信之策不行雖百世傑士天祥亦無存理

反絕交論

一時安隱居士。及其同人。論交於無相與之地。而聞者送難焉。曰。交胡以論爲也。不睹夫朱公叔劉孝標之所先後爲論乎。若之何其今日而論交也。居士急反之曰。子真以有激之論。爲可以訓乎哉。彼一悵低昂於宗伯。一悲淪謝於任子。夫其醜時俗之詭合。所以志眞人之玄契也。而鄙夫耳之。遽謂豺虎靡扱。太行艱陟。等鶴鳴於蟻集。齊遷喬於聚萍。不亦瞽夫。聞之聾地震

而龍機發其氣噎也車鐸厲而黃鍾出其聲協也孤劍躍而雙龍合其精結也風雲何態乃能隨倡以隨從麋鹿無知簦亦或羣而或友况乃取形乎大造儼然肖貌於斯人疇云太上以忘情孰恃陽春而却和且夫帝王不友則喜起不載於隆朝卿相不友則吐握靡聞於上聖將帥不友則燕喜乏孝友之佐長吏不友則絃歌罕入室之賓以至章縫之士志氣之交或始約以

終通亦歷生而而閱死淡逾水而不厭堅並金而彌厲厥惟天合庸可訾與予其置曩昔之五流而列吾徒之素資也由來志士之需知不異芳容之待悅或負俗之多累或含英而未彰俟青蠅其作弔恨恨何言持白璧以要刑悠悠誰賞倘能瑩鑑象表摸神瞻中望寶氣於塵函擿蘭芬於叢棘此孺子所以荷諸公之遇朱生所以佩知己之言雖復地睽千里難羈如結之心

形散百年不盡相期之誼其交曰激吾取一焉橫襟千古藉揚扢於披帷努志四方需頡頏於方駕若奏雲英撫孤音其奚屬譬支大厦仗一木以何勝是以魯鐸振於多英騶辨沸於寡喙有若聖軌賢轍聚首而印生平伊志周才比肩而籌當世迴學海之往瀾津梁攸係起神州之沉陸舟楫斯存斯則否泰可以不窮莽沆因之靡悔其交曰翼吾取二焉石劘玉以爲圭損而

之益火守金而從革銷乃爲成大人準義惟繩
君子愛人曰德彼色燦玄黄人昧素絲之質而
亡均藏穀誰知博塞之非爰有燭照旁觀司南
當局懷安敗謀則策以白駒之迅駛利衰易慮
則動其青史之悲凉安有耒端曲影去白日之
昭昭願與清流憚谷風之習習其交曰礪吾取
三焉山不厭高分豈絶於微壤蘿能附物蔓乃
接乎長霄人才半出於齒牙物望多生於毛羽

是故狂簡可裁應恥糠粃之先達風流不墜肯
遺珠玉以誰收文舉聖人之裔尚自登司隸之
龍門青蓮文士之豪猶欣附荆州之驥尾況遇
幼聰之孔覬玄暉寧惜其奬成更逢下坐之世
遊林宗何嫌於挍異其交曰摯吾取四焉考槃
在澗固獨寤以猶寬空谷無人亦聞聲而自喜
薀戚嘯怡歌言顧與抒其浩嘆而臨池染翰亦
圖相賞於奇文斟飲止于明月恐貽猿鶴哀號

開軒但有清風終覺烟蘿岑閒是以南村野老樂朝夕於素心東皐逸民契典刑乎無語癖似元卿時爲蓊藹於二仲傲如中散不辭把臂乎六賢其交曰晤吾取五焉要之偃蹇固志戒其太孤包括又道窮於太廣啟淨漚作集本自非緣而幻影空摩翻成多事假令無故以合因非可親將欲棄捐中道何以自解於成言若終覆護匪人必重負慚於名教如是者交難不曰矜

乎流而不靡流品易别似鴿之羣烏情質多蒙
類珠之鄰礫吠聲皆是具目斯難葉公好匪真
龍楚客珍其野雉苟識遜羊公寧料亂階之夷
甫而賢如永叔猶迷執拗之臨川如是者交難
不日擇乎微而不眯膠投於膝或因蝌敗其堅
齒覆於唇亦且蛀撓其固妍醜原由於心造嚴
温每變於境移萬一肝膽自異徒爲識者之嗤
不然萋菲中來反怏旁人之忌如是者交難不

曰敬乎久而不渝嗚呼人固不可無交士亦各云有志揆諸往義斯以私交者夫齊文楚歇建高勢而走賓從翁伯季良用布衣而傾郡國彼無耻而嗜飲食傴僂七貴之家抑負氣而結輕肥蹀躞五陵之道茲匪屠沽負販必爲狗盜雞鳴詎以俠遊班吾儒雅卽如邯鄲賣漿具有深情燕市悲歌故饒奇致侯子義輕乎一死楚人諾重於千金僅足兼羅靡闕至極又若別白過

峻則美好先冐乎不祥崇尚滋偏則風聲卒敝於難繼量貴師乎川澤堤必厓於江河名節豈喪邦之具黨釁起而灰炎清淨本致治之原玄言流而失馬非薄彼而不屑姑於是乎舍旃惟是攬駿標於青眼超塵態於黃金韻叶則蕙馥於薰風懷散則氷開於融日于以釋形骸之穢捐骨肉之親自分九泉之下未肯奄奄安有七尺之軀長甘寂寂學不爲人豈作彈冠之徑身

非屬我無煩刎頸之名至於師寬商福各隨針芥之投石削牙絃總任蓋函之合不愧古人定惟吾黨惡可因蘇纂而諱姬呂以張陳而誣管鮑哉予故摘蔓衍之辭昭微尚於諸子俾公叔赧顔乎作偏孝標愧汗於續貂庶交情不廢於世焉爾





